风情万种

蝉叫了整个夏天

□黄文卿

所有裸露的地方都烫手,树叶被阳光射得透亮,叶子本身也成了发光源,蝉一直嘶叫,这些是盛夏的标配。一到这个季节,浑身蒸腾着热气,随时会冒烟。感觉自己是一株植物,枝繁叶茂,密不透风,但根却可能已烂,时时在腐败,散发出腐朽沤烂的气息,很快就要枯萎。又像取经路上的唐三藏,在蒸笼里,五花大绑,动弹不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烫,妖怪添柴中,悟空迟迟不现身。当然,悟空在唐僧变熟前的最后一秒总能出现,可谁又能来拯救我?

读初中时有一位特别喜爱玉兰花的语文老师,胸前扣子缀的那朵欲放的玉兰花,是她随手在树下拾的。她站在讲台款款而谈,说同学们,心静自然凉,越急越热。那时教室里别说空调,连风扇都没有,同学们一上课就拼命扇风,拿各种材料,只要是薄的。汗流浃背,大家无心上课。我个矮,永远稳坐第一排,老师就在跟前说,一只珠圆玉润且清爽的手还亲切地搭在我桌上,我没好意思再扇,默默放下语文练习本。玉兰在沉重的热得无法流通的空气中突围出少许花香,我虽然捕捉到了,但还是缓解不了烦燥,就好像对着一个极度饥饿的人说风花雪月,不如直接给个馒头。语文课如何结束的已记不得了。但至今无法达到心静身凉的境界,一直浮躁又肤浅,愧对师尊。

进入三伏天,持续高温,热浪十面埋伏。据说2023年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热且温度最高的一年。这不太可信,谁能准确预测明年。但就像明天的烈日晒不到今天的你一样,先考虑如何解决当下。在空调里,人造的温度与自然界抗衡,暂时完胜。刚来路上被晒得燥热、黏糊的肌肤好不容易冷却下来。办公室的位置在斜坡上,透过窗户,我获得与树顶平视的能力。世界充满炙热的光泽,叶子与叶子间闪烁着斑驳的光,叶脉清晰可辨。我找不到那些殚精竭虑的蝉。它们试图逼退所有的喧嚣。声势浩大的高歌是蝉生命最后的绝唱,人们选择退让和静默。

温度再高一点,估计办公室外面的水泥地就要化了,会像淤泥一样粘稠。地上落满夭折的龙眼,是自然的优胜劣汰。一只蜥蜴绕过我停放的电动车,仓惶而逃,它挺起胸,拖着电线一样又长又细的尾巴,四只脚飞快拨拉几下,一下子就逃出我追踪的视线,遁入草丛。我相信办公室前的那半个林子和半座山,隐匿着各种小动物。我曾经在一棵折了的木瓜树下发现小巧透亮的蛋。同事说是蛇蛋。说半个和半座,是因为林与山规模不大也不小。一条小路朝林子纵深而去,我从未涉入。总在想它到底通向哪里,尽头有什么?我就这么揣度着,就是不去探一探,说破不值当,就保留某种神秘吧。小树林一年四季总是绿的,夏天特别绿,绿得浓烈。隔着窗户看,树木那么安静,偶尔动一下动一下,那是路过的风或松鼠。那风也是热的。

温度高低的区别是那么明显,就差那道有空调守卫着的门,门内春风,门外酷夏。人类专注于应对高温,大地和植物忙于生长。夏天是植物的高光时刻,阳光炙烤动力十足,光合作用达到饱和,植物奋力拔节。园丁拧开水龙头,带着热度的水顺着水管一拥而去,喷向土地和树木。如果能听到,该是大口大口咕噜咕噜声。根系满足地舒展。所有的植物在夏天默默地积蓄着向上或向下的力量,准备与秋天汇合,握手相拥,会师的地点或在枝头,或在深壤。

其实,我怎么可能像一株植物呢。懦弱的我不如一棵直面天光的树,即便被晒枯,被砍被烧,它也总能以其他姿态重新归来。我想的是逃避,是24小时躲在空调房里,就像不曾有夏天,被动地等待秋风乍起和天上掉陷阱。而没有煎熬过的人生似乎并不存在。

吾乡吾土

无数桂笋满林生

□谢丽玲

居于山乡之地的家乡,开门就见山见水,见到田野中的传统村庄。五一假期,携女儿回老家。头两天孩子在家里看看电视,喂赶鸡鸭,到父亲的菜园挖挖水晶萝卜,没觉得无趣,可到了第三天,她就待不住了,一直缠着我带她到外面玩。这时,坐在一旁的父亲建议我带女儿到大麦尖山下石公庙那儿,说石公庙重建了,庙外有块平坦的埕地,边上也种有花草,可以带去那走走看看,若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找到桂笋,让孩子也体验下摘笋的快乐。

父亲口中的桂笋,是一种野生的竹子,俗称桂竹。女儿听说有笋可摘,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往大麦尖山的方向奔去。刚走出屋外没几米路就遇到敏牵着她的女儿在村道溜达,也是因为孩子在家里待不住。于是约她们一起去石公庙。我和敏是发小,她也是嫁到外乡,四十几年来,我们仍无话不谈。两孩子在前方奔跑,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孩子们踩着影子,重叠在影子里,仿佛她们俩就是我和敏小时候的样子。看着奔跑在前方的两个孩子,感慨曾经的我们也是这样撒欢,我们一起放牛,一起上山砍柴,一起拾稻穗,一起快乐成长。"妈妈,妈妈,我看到庙了。"女儿的叫声将我飘远的思绪拉回。

来到石公庙,敏说:"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结拜的事吗?""记得,永生难忘。"我们驻足虔诚膜拜,仿佛回到当年磕头跪拜盟誓言的场景。

微风习习,庙的四周绿涛阵阵,桉树林随风摇摆。"敏,你看那是桂竹吗?"我在不远处的桉树林里发现桂竹。"是啊,那是桂竹,有竹应该就有笋,我们去看看。"敏说。我们走进一看,桂竹成片地掩映在桉树林里,也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幼笋是扎堆地冒出,正等待着有缘人发现。此时的我们正是这些幼笋的有缘人。

农历三四月正是野生桂竹出笋时节,默默积蓄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经历一场又一场淅沥的春雨,幼笋在泥土下攒足了力量,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幼笋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洪荒之力,拱开了在泥土和腐叶的层层覆盖,势不可挡。我和敏顾不上穿着短裙会被野草芒萁割伤腿,开始进林摘笋。"快看,那有一株,那又有两株,小时候摘笋的快乐又寻回来了。"我猫着腰探进较陡且荆棘的竹林内,地势越险的地方,出的笋越粗壮,它们从厚积的枯叶和泥土下脱颖而出,静谧的、绿色的生命力在爆发,生机勃勃。

每次发现粗壮的笋,我们都兴奋不已,没想到时隔三十几年后,我们还能一起在山上摘笋,应该说我们摘的不是笋,而是快乐童年的回忆。敏拿起手机拍照录像发朋友圈,表达当下摘笋激动的心情。面对一大捆的战利品,我们坐在石公庙前调侃着我们青春还在,爬山找笋摘笋的战斗力不减当年,正沾沾自喜。朋友圈发出去不到5分钟,敏的表弟就打来电话告知,我们摘的笋是别人家特意种的,不是野生自然生长的,那笋我们不能摘。听到这消息,我俩愕然相视不觉大笑。

我们和孩子们各抱一大把桂笋,火急火燎赶回家,想着快点去登门道歉。刚进家门,敏的表弟就说已经跟笋的主人解释好了,笋不用归还,让我们带回城。手里的笋多了些故事。

回望过去,桂竹林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是大地上的青葱植被和自然产物,也是大地母亲赐予江南山乡丰厚的经济资源。一片片桂竹林和一道道永远流淌不尽的山泉一起,和山乡人家里飘不散的笋香与炊烟一起,在幽深而多雾的山谷间,生生不息。

美丽交通·我见证

蜿蜒的路

周紫林 摄于南靖县船场镇甘芳村

宛如游龙

□罗龙海

群山绵延,万木滴翠,艳阳下的老区长乐乡,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登高望远,闽南山区的丘陵山地特征,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完美的诠释。这里,乡亲们的房子背靠着的是山,开门第一眼见到的也是山,山路坎坷,高低起伏,是山区的标配。

道路难行,无路可走,是少年时的我烙在心里的痛。当然,这种痛已经成为过去,成为长乐本土和外出乡贤埋在记忆中的一抹云烟。

去年冬天,由于工作需要,在县城上班的我被安排到梅漳高速平和段长乐乡出口处轮班值守。由于我老家就在长乐乡,所以每次坐上接送的车辆前往路口值班时,感觉就是回老家,因为走的是高速公路,一晃就到,无论是时空距离,还是情感距离,一下子都拉近了。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当然这仅限于经常在故乡与异乡之间两头跑的人才能感受到。

岗亭设在高速收费站出口外几百米处葵山村的山脚下,是长乐乡与九峰镇和广东省梅州市大东镇交界的三岔口,与省道秀秀线衔接,是一处交通咽喉的所在。无论白天黑夜,这里小轿车、客车、重型货车等各色车辆往来如流。每当我检查到来自上海、深圳、广州或者江西、河北、山东等外省过来的车辆时,我会暗自感叹高速公路的奇妙,感慨我的家乡终于连接上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小小的高速公路长乐出口,为老区红色土地交通落后面貌画上了句号。

"八闽第一枪,红色长乐欢迎您。"值班岗亭对面的公路边,大型广告牌上漆红的欢迎标语十分显眼。值班空闲时,我会端着杯中的白芽奇兰茶,凝视着广告牌,心中浮想联翩:山间土路、机耕路、沙石路面的公路、柏油路、水泥硬化的大公路,各种时期的路况路貌在脑海里轮番闪现。

印象最深的是我老家屋后那条连接闽粤两省的石磴道。

父亲说,他十四岁那年就跟着我的篾匠爷爷外出漳州打工,带着干粮要走两天两夜,也是从这山路出发的。

等到我十四岁念初中的时候,我背着大米和咸菜赶往位于九峰镇的平和二中,也走了好几年这条山路。

这条石磴道从葵山村那边爬山而上,到岭上掉头往下到我老家,在我村佳蕉尾境内拐一个"Z"字形大弯,之后渡河,再爬山越过一个分水岭进入广东地界。牛蹄和乡亲的赤脚板长年踩踏,加上岁月风雨磨洗,石头表面异常光滑,每逢雨天就得小心翼翼。长大以后才知道,老一辈革命先烈朱积垒、陈彩芹、罗育才,当年他们带领的暴动队伍,就走过脚下这条狭小的山路。

那个时代,活在山里的人,必须练就一双与山路搏斗的铁脚板。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先烈们的后代承接起建设新长乐的历史重任。

首先是古榕树边长乐大桥的建成。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场"七二九"大洪水,冲毁了原长乐乡政府办公楼,也冲毁了原有的木桥,两岸村民生产生活严重受阻。一场轰轰烈烈的建造石拱桥的劳动热潮由此掀起。我那时候正在读小学,稚嫩的肩膀扛着石头,参与其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下游的良坝大桥建成。这两座石拱桥,高大威猛,犹如插在老区红土地上的一双翅膀,沉寂的群山逐渐呈现出腾飞的气势。

再后来,联胜村朴树下河面水泥桥和庵边连心桥陆续建成,辖区群众交通出行才真正是畅通无阻。目前,老家河面上的五座桥,彻底将上世纪革命斗争年代的"屏障"变成了"通途"。

但是,单有这些小桥只是解决了"内通",大公路的"外联"却迟迟不能得到美好的改变。世界文化大师林语堂在他的文章中说"我的故乡是天底下最美的地方",其实这句话对每一个外出的游子都是适用的,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不出口,反而是对"近乡情更怯"更有体会,就因为故乡的"山路十八弯"。当我扛着摄像机外出采访,每每看到发达地区宽敞的道路,我就自惭形秽、自愧不如,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家乡道路的建设添砖加瓦而"情怯"。

改变是缓慢的,等待是漫长的。从最初的每天一个班次的县城公交客车,到私人营运客车,往来老区的客车班次逐渐增多。路面也从土路变成柏油路、水泥路,弯道加装防护栏、窄道路肩拓宽,渐变式的发展使这块红土地的精神得以逐步挖掘和呈现。当时代的车轮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大协关隧洞的贯通,饱受大山阻隔之苦的平和县西部几个乡镇欢欣鼓舞,处于平和交通网络边缘的长乐乡也看见了大交通的曙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高速公路的开通,老区人民终于也迎来了交通运输的"大解放":不只是交通路线"数量的增加",更是交通出行"品质的提高",用航拍设备空中俯拍长乐,一条条村道、乡道、县道、省道交错联通,宛如游龙在群山之间穿梭,赋予了这片红土地无限灵动的神韵和奋起腾飞的希望。

回吉春

□刘文财

故土情深。长期在外的人总是想每隔一段时间就回老家走走、看看,和乡亲们聊聊。

我老家在南靖县和溪镇吉春村,位于闽南与闽西过度地带的高山上,海拔800米。站在家门口,天边峰峦起伏、连绵不绝的山脉一览无余,感觉是脚踩着棉花一般的云雾飘浮在空中似的。如今,在有些人眼里,这是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是人们理想生活的地方。但在我小时候,乡亲们可不是这么认为。因为乡亲们被出行的道路难住了。从村里到山脚下的小路足足有7公里长,缠来绕去。要到山脚下去一趟,惟一的选择就是用脚丈量,而到公社圩场上赶集,来回非得用上一整天不可。所有物资的进出几乎都靠肩挑肩扛或人力板车来完成。

1978年秋,我和村子里的几个小伙伴到公社中学念书。那时,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小伙伴们每星期都得回家一次拿米拿菜。学校到家里有13公里路程,无论是回家还是回校都得靠步行,充满着艰辛。每逢星期六上午放学,我们匆匆吃完午饭就急着往家里走,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第二天中午吃饱饭后,又得挑着要食用一周的米和菜回学校,即使下雨也没有例外。从山脚下到学校的6公里路程属319线国道,每天都有客车来往,每张车票只要两角钱,可我们始终不敢尝试乘车的滋味。

1982年,我大专毕业到县城工作。那时,村里已有两三个乡亲买起手扶拖拉机跑运输,通向山脚下的盘山道路也加宽了。我回家时,乘客车到山脚下的公路下车,偶尔能遇到并搭上这些拖拉机上山直到村里。坐在颠颠簸簸摇来摆去的车斗上,我的内心兴奋不已。拖拉机"突突突"的马达声响彻沉睡千万年的山谷,我觉得这有节奏的机械声就像优美的乐曲一样动听。通常要步行一个半钟头的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个别村民买了摩托车,我回家时又偶尔能幸运地搭上摩托车回到家里。

但是,如果遇上之前连续两三天下雨,或者是忽然间下了一场大雨,坐车上山的指望就完全不可能了。整条道路的路面满是泥泞,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空着手都难以抬起脚来,拖拉机、摩托车也无能为力,车轮转动不了几圈,就被泥土粘住了。要是往上行,车子拼命地吼叫,冒着浓烟,还只是像蠕虫爬行一样,在路面上"刻录""S"形沟痕,而且还时不时地"使性子""罢工",让驾驶人不得不停下车来给车轮子"减压"刮泥土,我们乘客也只能乖乖地下车使出身上的"吃奶力气"推车上行。

记得1997年我弟弟结婚,正值雨季,我哥一家三口和我一家三口一起回去。由于路上耽搁,到达山下时,天已黑下来了,乡亲们骑着摩托车到山下接应我们。我们坐上摩托车冒着雨和夜色上路。当时我女儿才三岁,需要大人保护,我妻子体重较轻,所以只好让她们母女同乘一辆摩托车。这是连我们哥俩以往都没有经历过的惊险行程,我无法想象从小生活在城里的我妻子是以怎样的毅力来抵御心中恐惧的。事后她说,好在是在夜间看不清楚什么,如果是白天,她肯定不坐车上山的。而载她和我女儿的那位骑手是我老家邻居龙兴,他说,生怕后座两个人摔下车来,他手脚活动十分不方便,后来身体酸痛好多天。

妻子感慨万分地对我说,以后村里人要办好事,不用挑选什么黄道吉日,找个连续几天没下雨的日子就行了。乡亲们都盼望着这条路能像山下的国道一样,铺上柏油,或者铺上水泥,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大家上山、下山都畅通无阻。

2005年,上级交通等部门拨款72万元,村两委发动村民和外出乡亲捐款,筹集资金26万元,终于把这条山路铺成3.5米宽的水泥路。路况好了,每个乡亲、每个与我老家有关的人都是受惠者。乡亲们出行不用再看老天爷的"眼色"行事了,赚钱的门道更多、更宽了,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增加起来。不几年时间,100来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有了摩托车。摩托车成了乡亲们全天候的交通、运输工具,出行、运货都派上了用场。人们以车代步,骑着摩托车到镇里赶集,或者是到田间劳动,既轻松又快捷。孩子们到镇里的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去校、回家都有家长摩托车接送,幸福满满的。像我这样外出的乡亲同样是捡到了便宜,回家变得更加方便了,上山不用步行已是十拿九稳的事。从大公路上下车,往路口一站,保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坐上一辆摩托车。回家住上一天两天后,家里人又会用摩托车把我们送到山脚下。不久后,和我同在县城的外甥买了一辆小车,我们想回就回,方便得很。

伴随着时代发展,乡亲们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买小车和货运车辆的人越来越多,原来3.5米宽的水泥路面显得狭窄了,每逢两车交会,都得有一辆车倒到路面较宽的地方停在边上避让,等候另一辆车通过后才重新前行,因而乡亲们渐渐有了一个美中不足的感觉。2014年至2016年,交通部门拨出补助款24万元,加上利用市公路局支持干部下派工作的部分资金,村里进行上一段路面拓宽,把原来3.5米的路面拓宽到5米。2020年,村两委又筹措资金,争取上级和交通部门支持,开始工程实施下段道路的拓宽工程。2022年,这一工程完工,路面由原来3.5米拓宽到6米。乡亲们出行畅通无阻的愿望真正实现了!

如今,我更频繁地回去,不管有事没事,一时兴起,就回去走一走,看一看。每次回去,车子从山下国道转入这条村道,就像驶入一个诗意盎然的世界。坐在车中任凭车辆在群山中穿行,树海竹洋扑面而来,满目苍翠,生机勃勃。真是个美妙绝伦的享受!

离家在外生活四十多年,我每年都有多次回家。同是回家,今非昔比!我的回家史,就是一部乡村道路发展史!

雅韵新吟

长泰枋洋行吟六首

□施榆生

科山林震祠

漳郡千年共颂扬,深山独出状元郎。
挂冠未肯空贵志,又起书声在梓乡。

径仑鼓鸣岩

洞岩窾窍本天成,祈雨昔传桴鼓鸣。
逃石凭居墙内外,时听淅淅暗泉声。

上存水库

翠积群峰万斛泉,湖天寥廓幻云烟。
相牵一道泠泠水,直送鹭门沧海边。

赤岭天竺岩

凤凰举首且逡巡,遗迹斑斑古刹真。
还俗当年僧作姓,族源清历不须论。

赤岭传统村落

雕窗绮户见精心,古建成群幸可寻。
闻道整修兼活化,乡村新貌付讴吟。

青阳卢经故里

谠言忠谏感穹苍,敕匾建祠名益彰。
可喜祖风今不泯,明明如月发清光。